

LUZHICHENG
刘志成◎著

一生必读的文学经典

裸坦的渴意

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

他是近年来横空出世般造响西部大散文概念的
青年散文家；他以宏大的气势构筑了独特的充满激情的精神高地。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ICHENG
成◎著

的袜坦 渴意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
工程扶持作品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坦的渴意 / 刘志成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675-981-3

I. ① 裸… II. ① 刘…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1872 号

裸坦的渴意

刘志成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包文明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68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ISBN 978-7-80675-981-3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地的真实

◎鲍尔吉·原野

陕北，在当代的文化符号系统中成为孤绝之美的象征。仿佛那里的山坡上到处站着阿宝式的人物，头系羊肚白手巾，围红兜兜，以唱歌为己任，那儿越唱越美。

文化真是奇怪，它可以渲染、遮蔽，改变生活的质地，比如把荒凉、贫困变成一种文化资源，而更本质的东西——如温饱、人的尊严，人性的扭曲蒸发了，山川大地的本意则被忽略，最终消失。当代文化最强烈的特征是把一切艺术样式，一切诉求和沉思，一切视像与一切声音都变成电视文艺晚会，以此取代真相与复杂的生活本身。

这是我读过刘志成散文集《裸坦的渴意》生发的一个感想，他做的事刚好相反。这本书坦露了大地上的真实，即人的真实。其文其意如列宾画笔下的俄罗斯大地一般峻切深广，真实如化冻的水一样灌注到文字的每一个缝隙。读者由那么不可思议的人生想到自己的人生。文学的好，在于每一部不管什么时代，什么民族的作品，都可作自己人生的镜子，可以发现自己。文章若想臻于此境，第一项是真实，而非粉饰。

我不认为描写贫困与愚昧就是真实。我以为，真实首先指人的真实——作者的忠于生活，所写之人符合历史。这是第一重门槛。第二重，是

作者对生活的敬畏态度，以及他所写的这部分人对读者的打动。第三重门槛最难，是表现出真实里面的美，此处的美包括爱情和永不屈服。是美而不是贫困愚昧打动读者。被描写的人物，动物与山川草木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最终像压在石头下的小草开的花朵一样，绽放生命的美。

美、历史、敬畏，打动读者——这一堆复杂的东西构成了文学的力量，它超越了贫困、愚昧这些经济学或政治现象学的范畴，形成一番文学景象。它的根基，我称之为真实。如果不叫真实，叫什么呢？我找不到更好的概念。

刘志成的散文，把他所经历的难以面对的生活实景，变成文学的景象和力量。他的《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写村人宁舍性命去抢夺洪流中的炭与树。他毫无遮掩地刻划了陕北人的蛮勇与贪婪。这是生命力与贫穷的对决。过去有一句名言，叫“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困难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的赤裸裸的贫困，此话可改为“贫困让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洪水吗？”作者写冲决而下的河流，写河中转瞬即逝的财富（炭），写人的命在水里消失得比树叶还快。最让人惊异的是作者写出了陕北人面对死生的平静，他们的河里装满了死，却还去下河搏命，还去赌。看不到人民的这一面，就永远读不懂中国。

《怀念红狐》一文收入苏教版中学课本，此文写的让人牵肠挂肚，文末月满天心。刘志成的笔无遮拦地写出人的、动物的利益决斗最高点，这可能是陕北人的特质。四只小狐对人而言是钱、是战利品，对母狐而言是命。作者把母狐写得多好啊。为了求仔，母狐长嚎，把门，有泪。人说母爱是伟大的。读了此文，知母爱也是绝望的，是痛苦的，是回肠九曲的动物诗篇。人性何尝比兽性更加温良？只有母亲心里的善念闪出最后的灯光。

刘志成，我想他当年也是窟黑河上夺炭的人。当今中国作家中像他这样从最底层走出来的人大概不多。如今，他已是成绩的作家，创作旺盛，著作丰盛。高尔基、马克·吐温、巴别尔都从生活的沼泽地走到书桌前，他们成为巨匠的原因不光是经历过苦难，是人道主义挑选了他们，让

他们不朽。人道主义是照得更远的灯塔，温暖文学史。而中国作家生于苦难，归于人文关怀的人真的很少。被功利浮名砸死的作家比在河里抢炭的死者更多。我希望刘志成带着一腔对大地的爱，带着自己炽辣的感情，超越一个又一个障碍向前走，前面有更好的风景等着他。



大地的真实（序） 鲍尔吉·原野	1
怀念红狐	1
裸坦的渴意	4
待葬的姑娘	9
陕北歌悠悠	12
包 头	55
东胜的街道上走过	57
鄂尔多斯	60
刮过明末的那一场大风	63
独舞陋室	82
一条歌的河流	84
踏过驼峰上的黄昏	100
杏花滩	105
福利的圣典	108
燃烧的高原	125
漂泊在漓江上的生命	129
怀望麟洲（节选）	132
露水河漂流	138
沙柳 萋萋在生命的高地上	140
遥远的秃尾河	150
祭奠白鸭	173
灵魂中的另一种疼痛	176
浪了一回东风峡	181
会起东风峡	184
蓝湖泊 白湖泊	190
永远的阳光	194
殉葬的童婴	199
踏雪锦屏山	205
灵魂之约	210
长原烈马啸西风	220
响彻高地的大音	235
日出龙眼山	253
像狗一样行走	256
潮湿的窥望	259
被泪淋湿的哀颤	265
带着十字架上路	271
穿越浮尘的光影	277
在城市的夜色里歌唱	293

夕阳下打开的秘密	302	洮 砚	343
儿是爹心头的一根勾魂线	313	黑穹里的焰光	347
一路往哪走	317	月到中秋分外明	361
生命的花蕾，在淬炼中盛开		伤逝的雪祭	367
.....	325	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	371
黑色刻度	332	行进毛乌素	376

附录：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 《现代散文选读》课文《怀念红狐》教参

刘国良	381
雄浑浩荡的风景 林 非	391
沙漠上的花朵——读刘志成散文《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 许 洪 ...	395
中国西部的奇人奇文——读刘志成散文 摩 罗	399
西部散文的标志和僭越——论刘志成散文的精神情感世界 史小溪	401

怀念红狐

那一年，我家耕种的荒地离家足有二十里。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和爹锄了一天地往回赶时，就看见了那只叼鸡的红狐在不远的沙丘上站着，眨着水辘辘的两只菱形眼默默地望着我们。我的心里腾地起了一团火……

红狐的出现是在十多天前的一个月夜里。那时，淡淡的麦香渗在月光里浸濡了村子的夜空，仿佛要流进人心里来。出院撒尿的我，猛然间听见鸡窝里响起了几声惊恐的呱呱声。揉了揉睡眼，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团红艳艳的火团在眼前掠过，蹿上院墙，箭一样地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里。我疑惑地走到鸡窝边，见地上洒了一滩扎眼的血。黄鼠狼叼鸡了，妈。我的声音惊动了屋里的母亲，她一手持着煤油灯，一手罩着灯苗出来弯腰查了鸡窝，叹了口气。那是只红色的黄鼠狼，我说。那是狐，娃。母亲渗满无奈的声音纠正了我的错误后，就回屋去了。那只老母鸡原打算卖了给娃攒学费的，母亲的唉声叹气混着爹响响的抽烟声飘出屋来，让我暗恨自己怎么当时就没手脚伶俐点……

偷鸡贼，今天非逮住你不可。我气恼地迈开小腿向红狐冲去。红狐冷冷地看着我，仿佛把我没放在眼里似的，一动也不动，待我快到跟前，才甩甩长长的尾巴倏地一蹿，不紧不慢地逃，不时还回头瞅瞅爹那儿。娃你追不上那家伙，不要白费力气了。爹喊声未落，我绊倒在地，一只鞋从脚上飞出，掉在了身边。我站起，拾鞋，向红狐狠劲扔去。红狐箭一样射

出，跑上另一个沙丘尖后，就消失在了茫茫暮色里。沮丧地坐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回头却见红狐又在原来引诱我的那个沙丘上站着，水灵灵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爹。偷鸡贼，有本事你等我到跟前再跑，我恼火地站起，又向狐追了过去。狐双腿一跃，朝我迎面闪过，蹿到爹身边，似要挑逗爹去追，见爹不理，长嗥着在我们周围绕着圈子。娃你不要追了，这畜牲的窝就在附近，说不准还能扒一窝狐崽子哩。爹你怎知道？你没看见这畜牲肚皮下的奶袋子鼓鼓涨涨吗？爹咧着嘴说。

果然，我们很快就发现附近的一个沙圪坨里有一黑土硬圪台，圪台下迎西有一洞，洞前涌起一堆土，不是新痕迹，若不是走近了根本发现不了洞口。爹把耳朵贴在洞口听，我也学着爹的样子凑了上去，很快就听见了几种不均匀的呼吸声。幸亏洞不深，要不我们就费事了，爹掩不住一脸喜悦。红狐见我们用小锄往外扒土，长嗥着蹲在十多步外，双眼流下泪来，乞求地望着我们。很快，我们就看见了四只狐崽，圆乎乎的蜷成一团像小绒球，眼黑黑黑的，眼白白白的，清亮得像小星星。扑闪扑闪地望着我们。把狐崽子拿回喂上些日子卖了，够我娃好几年的学费哩。爹的喜悦感染了我，像吃了块糖似的心里顿觉甜滋滋的。我展开布衫襟子，捧起它们，明显感到它们在颤抖。

红狐一路尾随着我们，凄凉地干号着，引得我布衫襟子上的四只小狐崽也哀鸣不止。我不耐烦地赶了它几次，它都不走，直到快进村时，它才站定，干号着望着我们，引得村中的狗也狺狺不止。我的心一软，站定就要央爹放下狐崽，犹豫了好一会儿，忽想起那只预备我学费的花母鸡来，遂把心一横向红狐狠狠唾了一口唾沫，转头追上了爹。不久，我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学到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麻雀》里的一段文字。当我读到老麻雀为了救护小麻雀，在庞大的猎狗面前奋不顾身时，我不禁有眼泪滑落双颊，混着鼻涕一起淌下了嘴角，而其他同学却一脸的轻松，我暗暗庆幸自己幸亏遭遇了红狐，才在童稚的无忧无虑中辨别出一种特殊的味道……

那时，四只狐崽只有一个多月，还没断奶。它们通体雪白，只有鼻头

和尾巴发红。母亲用玉米面糊糊每天喂它们，间或也到邻居家讨些羊奶给它们改善一下伙食。我这才明白红狐偷鸡原来是为了这四个小狐崽子。我越来越喜欢这四只狐崽，常逗着它们玩。这种人狐和谐相处的局面刚刚维持了不久，一个月光朗朗的半夜里，院中突然响起了长嗥声。睡梦中惊醒的我揉揉眼几乎怀疑自己还在梦里，扒起窗子上的猫眼洞布向院中一看，只见那只红狐昂着头站着长号。屋里的四只小狐也哀鸣起来，屋里屋外的狐叫声凄凉地响成一片，引得村子里的狗也汪汪地叫了起来。红狐仿佛没听见沸沸的犬声，长嗥着人立在门扇上，用爪不停地抓着门。我心里酸楚楚的，正要央爹放了狐崽，见爹去开门，操起顶门棍，却被母亲劈手夺下了。我跳下地，拉开门，狐退到了院中，哀鸣着伏下前腿。我发现红狐已比那日见时瘦了许多，双目黯然无神，表情呆滞地望着我们，眼角隐隐有泪痕。一股悲哀突然袭击了我。我正用手臂抹眼角上的泪水，爹喊狗声猛然在院子里响起，我不由得心头一紧，才发现是邻居家那只高大威猛的狼狗已出现在院子里，龇着牙，喘着粗气要向狐发起进攻，被爹死死抱住脖子。红狐还没有走，只是嗓子已嘶哑，发出一种揪心的音节。母亲抱了四只狐崽，轻轻放到了大门外，红狐迫不及待地叼起院中的一只柳篮子，放到了狐崽们身边，低低地叫了一声。四只狐崽便爬了进去。我要过去阻止红狐带走篮子，却被母亲一把拉住了。红狐叼起篮子，看了看我们，便飞快地蹿出，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

很多年后，红狐哀痛的号叫声还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触到了记忆，让我变得伤怀不已。曾经试着将那份感动讲给一些城里朋友分享，但他们一脸的漠然，反揶揄我是艳遇了聊斋里的狐女了。我知道一种东西在生活中已丢失了，它再也不会回来了……

裸坦的渴意

现在，我们的四五零零穿过了小城东胜，驶上109国道。

从呼和浩特市出来，驶上呼喇线不久，草原上的绿就渐渐淡了，淡了……过托县，农田开始一块块荒着，只是偶尔有零星的玉米地出现。玉米尺把来高，卷着的叶子快接近了黄土高原土质的颜色。草都是一色的枯黑。再向南，除了那条裸露着几十米宽的河床、只在中间走一脉细流的黄河两岸稍披了点褐色的绿，基本上是一片赤地……过薛家湾，准东公路两旁的林荫树大都枯死，枝杈像一只只巨手伸向天空。煤车穿梭，煤尘飞扬的路上，隔不远就有拎着尼龙袋的老农弓着腰捡炭，对一声声急促的喇叭声极为漠然。我们的四五零零不得不放缓车速，像甲虫一样爬行……车内的空调已坏了，七月的闷热依然隔着玻璃一浪又一浪地侵来。罩在蒸笼里的我们，因为外面的煤尘和煤车的黑屁，不敢开窗，只有忍着。这也正是我骨子里一直想体验的东西。对我而言，饱受飘泊之苦，即是灵魂的涅槃。只是，疼痛从一路的景象中降临，揪扯着目光。我的心像被什么堵住似的……从此，草原的干旱成了压在心头永远无法推卸的磐石。我尽量抑制着自己，不让心里的一阵一阵的凄楚挂在脸上……

现在，他们都因一路的劳累颠簸昏昏睡着了。我还在惊骇而颤栗地看着车窗外摇晃的高原。

那是乌兰木伦河。年轻的司机指着视眼里出现的一条干涸的河道喃喃地说。乌兰木伦河？那可是我的故乡的一条充满野性的窟野河（黄河中游的一条支流）的上游呀！停下。停下。我不由得激动起来……

从车上下来，一直腰，河床就一下子宽展起来。不远处的河道上，弃着几只扒过皮的羊子尸体，铜绿的苍蝇罩着乱飞。红胶泥地上的燥热开始从鞋底导入，我的脚板滚烫起来。赤球似的太阳投下的毒辣的白光，也开始像麦芒尖一样罩住了我。我不得不眯着眼打量这曾长久地在心中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的乌兰木伦河。嗡嗡的蝇声直扑心窝而来。眼前的景象堵满了心域的容量与空隙。高原已三年没下雨啦。年轻的司机不无感伤地说。我的鼻子一酸，心里除了一股说不出的伤痛涌荡之外，没有一点空隙可以容纳来自燥热的渴意和渴意的无奈了……确切地说，我这种心情，是因几年前电视上那惊悸的画面才倍加沉重起来的。那时，当画面上推出一片萧瑟的荒滩，一群瘦骨凸现的羊子疯狂地追着一辆拉水的卡车时，我禁锢在楼群里的灵魂骤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震颤。荒原上，黄尘在翻滚，弥漫。天和地就那样被隔绝了。虽然卡车可怕的尖叫已无法让我听清羊子粗重的喘声，但仍然感到一种悲凄直逼灵魂。羊子在弥漫的尘土中一只接一只倒下了，口中吐着的白沫直奔双眼。我被那些白沫吞噬了。我无法预知在同一时间的另一个电视机前，还会有同样心境的一个人，在被这触目惊心的画面所击打着？但我从此将灵魂交给了那片荒原和荒原的干渴了。

……望着那群游鱼一样闲荡的苍蝇，思考着高原的苦难。尽管在燥热的阳光下，我找不到自己的体温。我的背脊一阵发凉。这是我所见到只有干河道、死畜、毒辣的阳光的最为揪心的田野了。

乌兰木伦河是从一个叫三台基的水库中发源的。司机的话又煽起了积淀在我心中的恐惧。我原已麻木了的记忆又开始复苏了。

那个叫三台基的水库我在几年前就去过的。从此，那个下午就成了我一直躲避回忆的下午。确切地说，促使三台基水库接纳我，是缘于友人的一段文字：

每每在树林里，草原上徘徊思索，百思不得一解时，回首一望，三台基水库碧海蓝天的景致，心胸顿然因之一阔，思绪顿然因之打开。中午的时候，三台基人迹稀少，寂无声息，躺在一株柳树下，满眼是被灿烂阳光映照得油光水亮的树叶，衬着明净蓝天，心情变得渺远了，恍如隔世……

一手拎豆腐，一手提白菜，我在水泥与水泥之间穿行。把自己交给一个又一个铜臭的日子。对我来说，那是精神与灵魂怎样的空白与无奈呀！因此，我无时不在渴望一处山谷、湖泊交织成画的风景，变成心灵的散文与诗歌。但迎接我的是怎样的一幅破败的画呀！湖水一片昏黑，红黄色的水虱子密密麻麻地涌集在湖岸浸在水中的石壁上。几股浓稠的城市工业排污水正倾泻入湖。嵌入土中的破酒瓶和白色的塑料袋随处可见。蚊子在双目与天空之间嗡嗡飞舞，绵延了整个湖面。空气中带着一股奇臭的味儿，我不得不捂住了鼻子。

我感到一阵恐惧，屏住呼吸拼命地而后跑。头顶晕开的蚊团，也因我带起的风，掀起了一条飘带，紧追着我狂舞。直至冲到几百米远的绿意连成一片的玉米地旁，眼睛、心脏、情绪所遭的迫害才全告消失，长长地透出了一口气。我枯木一样静静地停下望着三台基湖，脑海里一片空白……

三台基湖已死了。我痉挛得心如刀割。尽管我也是一个渴望苦难的人。渴望在孤苦无依的心境下，在人生深层的苦痛中，激发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渴望能煽动起我那易于激动的本性的一切苦难。但涉临绝境的三台基湖比没有还坏。

……燥热在逼进我。汗水悄悄浸透了全身。忽然听见遥远处发出突突突突的声音。望去，有一群人在河道上忙着什么。那是一群找水人，高原上的水井大都干涸了，乌兰木伦河道的地下有暗流。司机喃喃地说。水比油贵呵，老乡们洗衣服水和洗脸水才能饮牲口，那点水哪够呀！听着司机有一搭没一搭的苦涩的声音，我的身子禁不住震颤了一下。我去那里看看。我和司机打了一下招呼，便迈开步朝那群人跑去。我知道，司机能理解我。要不是河道上的沙子，司机准会把车开过去的。

我的脚板在燃烧。红胶泥的两边河岸飞快地向后奔跑。我噓噓地喘息

先还波动在拉水车突突突的声音里，后来，就越来越弱，被拉水车咆哮起来的声音淹没了。

炽热的阳光刺入了肌肤、心灵和骨头，我的全身也在燃烧。河道上堆着一层椭圆形的鹅卵石。石子上有一圈亮亮的光也在奔跑。那是我至今无法讲述的一种颜色。我感到呼吸急促。不得不放缓脚步。但我不能停下。尽管那石子很美。我得快去快回。我心里只想快一点接近那群被水搞得心力交瘁的父老。

当那个河道上的大坑溜进目光时，我的心紧缩了一下。坑里水极少，但衣衫滚成泥浆的父老们的眼角却飘起了异样的兴奋。发现了我的到来，他们扬起了满脸的诧异。他们一下子全停下手中的活，打量起我。他们血裂的嘴唇紧揪着我飞翔的目光。我当时的心境，正是西部作家北城笔下的风景：“大地溃烂的肢体/横陈旷野的冷漠/罪恶，谎言……与逃亡/没有比干渴的恐惧，更为惊心……床。床。龟裂的胴体/更像大地惨痛的梦境或花朵”。我在自己的心跳声中证明了一种水的气息的存在。我看见了一只只濒临死亡的羊子因水而蹦跳。看见了一张张干燥的面孔在水气吹拂的日子里开心一笑……

我想在我擦亮的灵感中沿着这条河道走下去。不只是一种逃遁，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什么。但我知道司机还在等我……

司机在靠着车门。他们还没有醒来。在四五零零的飞驰中，目的地便渐次逼近了……

当那些跟大地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粗暴地斩断了的松树的尸体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的心又一阵紧缩得发疼。这条新修的柏油路正好经过城市边沿的一个苗圃。于是，松树们厄运就降临了。我猜不出他们如果知道几十里外的人们为水而正在干涸的河道上挖掘，还会不会破坏这残存的绿色？站在燥热的呼吸里，我满目恐惧地打量着干燥的世界。我感到心在撕裂。我想大声哭……

挖掘机轰隆轰隆的声音忽然嘎然而止，我以为是听错了。前边围了一群人在窃窃私语。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跪着，抱着几截死骨头挡着挖掘

机。男人痛哭流涕。原来是把男人的祖坟给铲了。另外几个人吵着嚷着要求赔偿。看来没有票子是无法施工了。

人群越聚越多。

这是驴骨石。人骨石该是细的，哪有这粗。匆匆赶来的工头看了男人抱着的骨头不无嘲讽地说。围着的人群一下子沸腾了。那个男人和吵嚷的另几个人眼瞳斜瞅着一张张愤怒和鄙夷的脸孔，惶惶地一脸羞愧地走了。

现在的人是怎么了？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待葬的姑娘

九月的风透着彻骨的寒意。我和患了痴呆症的表哥二拴沿着一条如绳的小路拐上一个圪梁后，就看见了那排废弃了的土窑洞。老远就见窑脸裂了缝，如果连续下几场猛雨，它绝对会倒塌的。泥打的院墙只剩半截子。院中荒草很密，听得见风翻动的呜呜声。

我的脚步无比沉重，拉远的目光在风中哆嗦。

还是昨天时。来姑母家做客的我遭遇了大雨。在村口，猛地听见风雨中传来微弱的啁啾声时，我愕然了。窑洞里呆着一个瘫痪了的哑巴女孩。那是为二拴的二叔——一个16年前就死去的男人新“娶”回来的媳妇，当姑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的心就紧缩得发疼。在陕北，12岁以上的男性死了，就要埋入祖坟。倘是光棍，亲属会买来未出嫁女孩子的死骨殖，同其一起安葬。当时，姑母仿佛读出了我眼中那一种并不轻松的东西。二拴的二叔死时，家里穷得买不起女骨，就草草地埋了。姑母解释时，眼圈里荡漾出郁郁的涟漪。你们这是在犯罪，我的心情无比沉痛。但姑母的眼光里满是迷惘。老命，这几年家里年年死大牲口，请得格阴阳摆撩，说是二拴他二叔在做怪，姑母的声音中渗满了无奈。你姑父多方打听，才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里，和一户急着用钱娶媳妇的人家用4000块钱买来了那个病重的瘫子，谁知养了半年了还不死。听着姑母发狠的声